

整理收纳师：治了空间治不了人

做整理收纳师三年来，栾米逐渐对“乱”见怪不怪。在浦江两岸，她穿梭于一个个凌乱无序的家，诊断出它们的“乱”因。

“物品和空间的背后是人”，整理过两百多个家庭后，栾米越发肯定。家中空间和物品的呈现状态映射着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状况及家庭关系。这种发现也让栾米意识到，整理收纳师并不是万能的，她治得了空间，却治不了人。



整理收纳师在清理衣物



栾米与她的整理收纳成果



整理收纳师在“诊断”厨房

“东西太多了”

栾米通过陈小姐好友申请的那天，是2019年上海降温后的第一天，深冬将至。陈小姐单刀直入，“我们家有点乱”“东西太多了”“我要全屋整理收纳”“请问如何收费”。她同时发来家里照片，衣服在床头柜上堆了半米高，淹没了客厅和卧室的所有沙发和凳子；90平方米的住宅地上垒着大包小包的物品，勉强留出了一人宽的走道。陈小姐约栾米第二天上门。

栾米解释，得先做个“诊断”，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做出整理方案才能上门整理。一切顺利的话，需要五六天时间。

陈小姐理不出头绪的整理难题，是栾米这三年来的常规题。

自2018年成为全职整理收纳师至今，她走进过两百多个凌乱的家，囤积情况严重的不在少数。她见过有人为5岁的女儿买了400多件裙子，有人藏了上万个塑料袋，有人衣帽间里一半衣服还没拆吊牌，有人以为家里一切都是刚需，却理出三百公斤的闲置物品。

“如果不整理，囤积就会导致乱。”像陈小姐家这样，连下脚地方都难找的情况，栾米见多了。怎样才算“乱到一定程度”，栾米常通过观察地上是否出现日用品来判断，“如果食物和干净衣服都往地上放，就要提防了。”

遇到陈小姐的几个个月前，她曾用两天两夜整理过一位囤积癖女孩艾玛的家。在上海长宁房价每平米七八万元的地段，艾玛把房子住成仓库，但凡有点空间都拿去放书、酒和衣服，囤积让她“感到安全”。东西“越理越多”，越理越烦。她和同住的妈妈当着栾米的面开吵，而争吵无法缓解家里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的趋势。

如果时间往回倒三年，那时栾米初涉整理收纳行业，还没真切地理解为什么家里会越来越乱，但随着整理经验增长，她逐渐意识到“乱”本身便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东西这么多、这么乱还要买？因为她需要。为什么需要？因为她找不着以前的东西。为什么找不着？因为东西太多、太乱。”当“乱”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到无法忽视而又无法化解的时候，便是栾米接到求助的时候。

“乱因”与“处方”

身处混乱之中的人往往灯下黑，好多客户联系上栾米时，只强调“我家很乱”，却说不清具体是怎么个乱法、为什么乱。“诊断”是整理收纳师的必经步骤。客户家庭空间的大小和分布、物品的数量和种类、既有收纳体的长宽高、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和收纳需求等等，都是栾米需要考虑的。诊断完成，栾米会给客户交出一份方案——“处方”，说明家里空间存在什么问题，如何对症下药。比如，如果地面囤积严重，要对应增加杂物柜或杂物架，利用垂直空间；如果衣柜悬挂区域不足，要改造衣柜布局，将层板区域改造为悬挂区域，并定制新的悬挂杆。

方案包括预计的整理天数，每天的整理内容，整理师的数量，新增的收纳品等。

常有客户打电话来，说今天搬家，问栾米能否一两个小时到场整理，她一概拒绝。如果没有完整的诊断和方案，就做

不了“全局的整理收纳”。

单从技术层面来说，诊断和出方案是最难的。栾米在陈小姐家诊断花了两个小时，那天是陈妈妈接待了她。60岁左右的陈妈妈是“典型的上海阿姨”，见到栾米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是怎么收费的？”陈小姐让栾米“说很便宜”；栾米习以为常。栾米所在工作室的全屋整理价格是200元每平方米，整理衣柜等柜体的话，则是按长度收费，每米990元，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别跟我老公（妈妈）说”“就说很便宜”都是常事。对陈妈妈来说，再少的钱，花在整理上就是“好大一笔钱”。她十句话有八句在强调，“我很会整理的，如果不是腰闪了，我其实不需要你们。”剩下两句是，“你们整理的时候，一定要听我的。”

栾米最怕“有主见”的人。一些并不专业但强势的要求，可能会打断计划好的整理流程；一些对家里情况的错误认识，还可能让整理收纳师“误诊”。

谈到家里为什么乱，陈小姐和陈妈妈都说是因为宝宝刚出生，添了许多东西。但栾米诊断发现，家里东西最多的其实是陈小姐和她的妈妈，如果不是陈小姐说家里还住着老公，栾米或许不会注意到那两小盒抽屉的物品和五六件衬衫还代表着另一个人的存在。

栾米习惯在整理过程中顺带观察家庭关系：谁的东西最多，谁在家最受关注；谁把自己东西放到别人的空间里，可能有控制心态。家庭的关系结构于是在物品归置里显出轮廓，“家里非常乱的客户，往往在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上存在问题。”

在广州的整理收纳师一如看来，家就像是大型的沙盘游戏。按心理学的说法，人在沙盘用房子、树等模具摆出的场景，象征着心理状况。家里放什么东西、东西怎么放，也是我们内心的投射，空间一乱，心绪也乱，物品纠缠，关系也纠缠。

“破而后立”

栾米和同事会在早上10点到达客户家。她拎一个小型的登机箱，装上一次性的口罩、手套、垃圾袋、酒精喷壶、卷尺、纸笔等必备品，也装上拖鞋和工作室的T恤。对栾米和同事来说，衣柜这类小空间的整理，最短一天搞定，全屋整理可能要费从早到晚的五六天。

全屋整理是硬仗，毕竟是一个沉重迟钝的家在等着“破而后立”。如果整理花去6天，那“破”会占4天，意味着将家的每个角落都打开、每个褶皱都扯平，把所有空间清出来，把所有物品分类呈现在客户眼前以做筛选。最后2天才是“立”，将留下的物品收纳进重新规划好的空间里，把“打碎”的家重组起来。

作为主整理师，栾米要担起“大脑”的职责，实时给所有整理师分配任务，也需要随时应对客户的需求调整。

做整理收纳师之前，栾米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售前岗位，“下班后一看到家里乱就开始暴躁”。这也是她接触整理收纳的原因，“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大家都够忙够累了，能整理好家的话，起码下班后的心情可以好起来”。

在筛选物品的环节，栾米总能听很多故事。客户往往以“原来它在这里”“怪不

得找不着”打头，串联起物品背后的时间、地点、情绪与心境。艾玛所囤积的从小到大的文具和书，就近乎人生的串联。她在舍与留之间摇摆时，栾米不会催。

在栾米遇到的客户里，筛选物品时间最久的，是第一位客户王阿姨。她光是筛选衣服，就用了三天。那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上海老阿姨”，会保养也会“发嗲”。她退休前是券商公司的高管，没子女，丈夫去世后便独住，却是“需要陪伴的人”。王阿姨每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都要细说，何时买的，和谁一起买的，为什么买。

是否能和客户成朋友，是否要说服客户断舍离，她觉得“顺其自然”。

2019年9月，一位客户在栾米整理时翻出两大包N95口罩，想到口罩是整理收纳师的工作必需品，便坚持让栾米收下。等到2020年2月，上海口罩难寻，这位客户联系栾米，问口罩有没有剩余，是否可以寄回几个。她感到特别不好意思。栾米2月底回上海后，第一件事便是给这位客户寄口罩。想到客户家还有两个孩子，除了当初拿到的两大包N95之外，她又将一些自己的口罩一同寄了去。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结束陈小姐家的整理时，随房子焕然一新的，还有陈妈妈对整理收纳师的态度。栾米给陈小姐的老公在卧室里划了一小块专门区域，把他的衣物挂好，给抽屉贴了标签，“他特别开心，有一件衬衫他找了很久，这次总算找着了。”

艾玛最近买的东西也少了，她在整理后“不太有购物的冲动”。

栾米也有作为整理收纳师的界限，治空间但不治人，绝不干预客户的家庭关系或个人生活。

因为收费较高，目前栾米所接触的大多数客户都事业成功；“他们从世俗意义上讲，绝对是成功人士和幸福家庭。”但整理得越多，栾米对成功的理解也越丰富。

2019年年初，她和几位整理师一起整理了一户人家。整理结束离开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家在上海住着好地段，家里有许多价值不菲的衣服和包，“但家里的囤积和混乱程度让人从进门开始就感到压抑。”几位整理师聊起“成功”，“看过这么多成功人士的家，一点也不羡慕了，如果控制不了物品，就控制不了生活”。栾米期待的成就是“清楚的生活”。

不久前，有位老客户因为搬家联系栾米。两年前初见时，这家衣帽间里有一半衣服没拆吊牌，两年后再见，衣服比栾米还少。两年间不变的，倒是栾米当初定下的空间规划，连贴的标签都没变过。

每每有客户因为整理而看到房屋里积存的冗余，并反思生活方式时，都是栾米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一次整理不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焕然一新。更何况栾米从不劝客户断舍离，常看到客户整理后保留了大量同类物品。栾米能预见到这类客户将来可能还会找不着东西。整理收纳师做的，是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留一条控制生活的线索，再由客户完成剩下的功课。

关上客户的家门，“我的整理结束了，他们的整理才开始”。

来源：北京青年报